

吾师吾爱

姚一禾、王虹、范力群

我们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先后从师于池志强教授。在池先生指导下从事的阿片受体研究可能已不再是我们每个人如今关注的领域，但这期间我们所接受的有生以来第一次正规、严谨、扎实的科学的研究训练，让我们以后从事无论科研或非科研工作，都受益匪浅。在药物所的三年五载也许是漫漫人生中的短暂一瞬，却是我们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转折点。岁月流转，往事悠悠，欣闻池志强教授八十寿诞在即，我们分别敬记与池先生相处的点滴切身感受，聊志师恩于万一。

姚一禾（药理学博士，纽约注册药师）

我至今十分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池老师的那一天。81年的暑假我去了药物所，想见见池老师。我从没见过他，但知道他是浙大校友，知名的药理学教授。我想考他的研究生，但不知如何着手。那天池老师正有一个会议，我等在会议室门口，不知如何是好，十分不安，也觉非常唐突。有人告诉他有个年轻人找他时，他出来了。当他了解到我的来意时他马上打消我的不安情绪。他让我再稍等一会，等会议结束后，领我到了他的办公室，详细讯问了我的学习情况，十分勉励我报考研究生，并告诉我应该阅读那些参考书。那次会面对我来讲至关重要，使我坚定了报考的决心，明确了学习的方向。也正因为这次会面使我得以成为池老师的研究生。我还是他门下的第一个博士生。池老师是一个思维敏捷，学识渊博，果断开明的教授，并具有领袖风范。我在药物所的4年半学习，受教于池老师，可谓受益终生。

王虹（神经药理学硕士）

我是1982年秋作为池志强教授的硕士研究生进入药物所的。当时池先生已是中科院上海分院副院长，行政事务繁忙。原以为他不会有时间来顾及我们这些学生，但事实上池先生利用中午回来吃饭的空隙，过问室里的行政科研事项，也询问我们这些研究生的课题进展。每次出国开会访问归来，池先生都及时将国外最新科研动态传达给我们。我当时的论文题目是发育过程中脑内3种阿片受体亚型的分布及变化。池先生特别向我提及国外放射自显影图像定量处理的新进展。

在池先生的关心支持下，根据当时的条件，我尝试未定量处理放射自显影图像，可以描绘出发育过程中阿片受体在脑内分布的相对变化。

自药物所毕业，将近 15 年后，我第一次申请到美国 NIH 科研基金，研究项目仍是发育中的阿片受体，方法仍以解剖形态为主。可以说，对此课题的兴趣源自于做池先生研究生之时，在某种意义上这似乎是我硕士论文课题的延续。而今最大的不同在于当年是在池先生指导下，如今是自己独立负责一个研究计划。回首过来之路，正是做池先生研究生的那段经历奠定了我以后的科研生涯。

范力群（神经药理学硕士，Corixa Corp 高级研究助理）

八十年代初期正是生命科学的萌芽阶段，我就是在 1981 年考入南京大学生物系生理专业的。经过几年的学习以及对生命科学的逐步了解，我对药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考进中科院药物研究所。在 1985 年我从南京大学毕业之际，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踏入了药物所的大门，成为池志强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当时池老师是中科院上海分院的副院长，他是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长者，我为能成为池老师的研究生而感到无比自豪。池老师的工作非常繁忙，他在百忙之中仍然非常关心我的学业。我记得在我在学期间，我的论文去参加青年论文评选，池老师给了我很多鼓励和细致的指导及建议，我的论文在评选中获得了优秀论文奖。在药物所的 3 年奠定了我以后 20 年从事科学的研究的基础。在美国的 15 年中，我也发表了十几篇论文。我现在从事肿瘤药物的研究和开发，这是我年轻时的梦想。这所有的一切都源于药物所读硕士研究生的 3 年经历，那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欣闻池老师 80 大寿，聊于此文以示祝贺。